

審當實否。若果其安否得實。弔之未晚。乃走僕以往。子瞻譁然大笑。故後量移汝州。謝表有云。疾病連年。人皆相傳為已死。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。夜歸。江面際天。風露浩然。有當其意。乃作歌辭。可謂夜闌風靜。後口口穀。紋平。小舟從此逝。江海寄餘生。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。翌日。喧傳子瞻夜作此辭。掛冠服江邊。擊舟長嘯去矣。郡守徐君猷聞之。驚且懼。以為州失罪人。急命駕往謁。則子瞻鼻鼾如雷。猶未興也。然此語卒傳至京師。雖裕陵亦聞而疑之。

樂君

樂君。達州人。生巴峽間。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。狀極質野。而博學純至。先君少師特愛重之。故遣吾聽讀。今吾尚略能記六經。皆樂君口授也。家貧甚。不自經理。有一妻二兒。一跛婢。聚徒城西草廬三間。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。樂易坦率。多嬉笑。未嘗見其怒。一日過午未飯。妻使跛婢告米竭。樂君曰。少忍。會當有餉者。妻不勝忿。忽自屏間躍出。取按上簡擊其首。樂君袒而走。仆於舍下。羣兒環笑掖起之。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。樂君

崔唐臣

崔唐臣。閩人也。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。二公先登第。唐臣遂罷舉。久不相聞。嘉祐中。二公在館下。一日忽見艤舟汴岸。坐於船窗者。唐臣也。亟就見之。邀與歸。不可問其別事。曰。初倒篋中有錢百千。以其半買此舟。往來江湖間。意所欲往。則從之。初不為定止。以其半居貨。間取其贏。以自給。粗足。即已不求有餘。差愈於應舉。覓官時也。二公相顧太息而去。翌日。自局中還。唐臣有留刺。乃携酒具再往謁之。則舟已不知所在矣。歸視其刺之末。有細字小詩一絕。云。集賢仙客問生涯。買得魚舟度歲華。案有黃庭尊有酒。少風波處便為家。訖不復再見。頃見王仲弓說此。

趙康靖公

趙康靖公。初名禮。直史館黃宗旦。名知人。一見公曰。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。因使改名約。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。若公牒者。大書趙槩二字。初弗悟。既又夢有遺之書者。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。始疑其或喻已。乃改後名。後六年登科。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。但汝

徐告其妻曰。果不欺汝。饑甚。幸速炊。俯仰如昨日。幾五十年矣。每旦起。外授羣兒。經口誦數百過。不倦。少間必曳履慢聲。抑揚吟諷。不絕。躡其後聽之。則延篤之書也。羣兒或竊效。斬悔之。亦不怒。喜作詩。有數百篇。先君時為司理。猶記其相贈一聯云。末路清談得陶令。他時陰德頌于公。又寄故人云。夜半夢回孤月滿。雨餘目斷太虛寬。先君數稱賞之。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。

東林

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。沈氏世為著姓。元豐間有名某者。字東老。家頗藏書。喜賓客。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。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。聞其好事。必過之。沈亦應接不倦。嘗有布裘青巾。稱回山人。風神超邁。與之飲。終日不醉。薄暮取食。餘石榴皮。書詩一絕壁間。曰。西隣已富憂不足。東老雖貧樂有餘。白酒釀來緣好客。黃金散盡為收書。即長揖出門。越石橋而去。迨躡之。已不見。意其為呂洞賓也。當時名士多和其詩。傳於世。蘇子瞻為杭州通判。亦和用。韓退之毛穎傳事云。至用榴皮緣底事。中書君豈不中書。雖以紀實。意亦有在也。

字不同爾。議者或謂汝字篆文。與海字相近。公夢中或不能詳也。既稍顯。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。文安題壁云。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。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。遂為學士。禮部王文安公為三司使。同會。偶為書題名記云。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。兩人相顧大笑。此尤可怪。故康靖平生尤信夢。晚作見聞記。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。

清波雜誌

周輝

裨將風鑑

高宗初被命。河隨軍。一裨將某。善人倫。密語同列曰。大王神觀甚佳。此行必成大事。舍人觀察亦保終吉。但資政氣貌甚惡。禍只在旦夕。資政謂王雲也。時以資政學士輔行。行至磁州。果被害於應王廟。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作。時皆參謀議於幕府。

普安寺

五代時。有僧某。卓菴道邊。藝蔬乞錢。一日晝寢。夢一金色黃龍。食所藝蒿苳數畦。僧寤驚且曰。必有異人至。已而見一偉丈夫。於所夢之所。取蒿苳食之。僧視其狀貌